

河北省涿州市前政法委书记韩占山的罪恶簿

【明慧网】（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）河北省涿州市是保定市代管的县级市。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，涿州市政法委书记韩占山紧随江氏集团，操控涿州市 610、公、检、法、司等部门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。韩占山在任职期间，二零零零年五月至二零零二年一月，在涿州市范围内对众多法轮功学员暴力绑架、骚扰、非法监禁，酷刑迫害致死、致伤、致残、致精神失常，造成他们的家庭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

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，在韩占山任职期间，涿州市有 9 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；3 名被迫害致精神失常；3 人次被非法判刑；20 人次被非法劳教；被涿州南马洗脑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39 人次，被非法拘禁 117 人次；勒索钱财 297700 元（不含外市、县被迫害法轮功学员）；致伤致残的人数无法统计。对所有法轮功学员所造成的严重迫害，韩占山都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。

下面是韩占山在河北省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简述。

一、被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

◎董汉杰，男，去世时年龄 60 岁，涿州市矿山局法轮功学员。营级干部转业，高级工程师。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，因去北京为法轮功讨还公道，曾被非法关押到精神病院。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五日，董汉杰被涿州“610”和国保大队绑架到南马洗脑班，被严重迫害六个月后，于二零零二年五月，被劫持到保定劳教所，非法劳教两年。在劳教所曾被铐暖气片一个多月、打折两根肋骨、睡死人床、剥夺睡眠、电击、上绳等酷刑折磨。

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八日，董汉杰被涿州国保劫持到冀东监狱，非法判刑三年。二零一五年八月十六日左右，董汉杰被非法判刑五年，再次被劫持到冀东分局第五监狱。

二零一五年十月十日，副狱长赵建新亲自上阵对董汉杰进行强制“转化”，由于董汉杰从精神病院、洗脑班、劳教所到监狱多年历次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，身体已极度虚弱。赵建新竟猛抽董汉杰嘴巴，没打几下，董汉杰突然倒地，不省人事，送去医院抢救无效，就这样被迫害致死。监狱怕担责任，对家属谎称董汉杰是突发心脏病死亡。

◎葛志军，男，去世时年龄 42 岁，凌云集团法轮功学员。

二零零一年七月，单位将葛志军强行绑架到南马洗脑班，每天强迫交 100 元，因家里没钱，不堪忍受邪恶之徒的长期折磨，被迫流离失所。二零零一年七月，他在北京讲真相时被绑架，遣送回涿州，他的腿被打拐。被非法判刑八年，劫持到石家庄第四监狱。八年非人折磨，葛志军九死一生。

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，葛志军再被绑架，两万多元个人财产被抢劫。在高压 229，低压 165 的情况下，竟被再次非法判刑四年。

二零一九年二月五日，葛志军从唐山冀东监狱回到家中。两次冤狱，历经十二年的身心摧残，造成他精神失常，说话语无伦次，留着很长的胡须，整天将自己关在屋里。于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，含冤离世，年仅 42 岁。

◎梁彦军，男，时年 55 岁，涿州市双塔区五街法轮功学员。二零零一年，双塔派出所恶警和居委会恶人闯到梁彦军家，把夫妻俩绑架到拘留所，两人拒绝放弃修炼，

又被劫持到南马洗脑班“转化”。被强迫重体力劳动，遭残酷折磨，被勒索钱财，梁彦军回家后便瘫痪在床。在邪恶长期骚扰和恐吓下，梁彦军身体状况不断恶化，于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七日含冤离世。

◎李恒，男，去世时年龄 52 岁，涿州市永乐村法轮功学员。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四日，李恒在北京租住处被北京八宝山派出所绑架，二零零一年五月十八日，被涿州国保大队接回。二零零一年七月，韩占山在涿州老电影院主持召开公判大会，将李恒、张春芳、高春莲等三名法轮功学员和几名刑事犯一起宣判，非法判李恒劳教三年，后被劫持到保定劳教所。二零零一年七月三十一日，李大勇指使恶警对李恒进行强制转化，他受到各种体罚，被强制用手抱着后脑勺等半蹲着体罚，一天天的站，不让睡觉，几天几夜不让休息，还让他蹲到楼道里喂蚊子，超体力的劳动。李恒被长期折磨导致身体不听使唤，衣服都需要别人帮助穿，劳教所强行给灌输不明药物。于二零零二年保外就医，回家半个月便瘫痪在床，劳教所人员还上门骚扰、恐吓，导致李恒于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二日含冤离世。

◎王刚，男，去世时年龄 42 岁，涿州市义和庄乡西韦坨村法轮功学员。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，王刚等五名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为法轮功讨还公道，被绑架到乡政府。十月十二日中午，韩占山亲自到义和庄乡督阵，挨个问：还炼不炼法轮功？他们一致回答：炼！韩占山一挥手，乡政府所有人员大打出手。他们将五人拉出去，用手铐铐着吊在停车场棚上，冷冻、不让吃饭、睡觉，吊了三天三夜。三天后，他们围成圈，用棍子，三根高压电线拧成的“鞭子”从头打到脚。

二零零一年，因去北京上访被绑架到乡政府，被乡政（见下页）

(接上页)府人员往死里打,王刚再次挺身而出,去找乡政府官员,要求释放所有法轮功学员。王刚被乡政府人员非法扣押,恶人接连打了王刚五十多个嘴巴,当天被送进拘留所非法拘留。就在当天夜里,义和庄乡政府把外地的三名女性法轮功学员扒光衣服,强迫撅着,几个乡政府人员用电棍电击她们的阴部、大腿、乳房等处,其中一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得精神失常。

王刚被中共当局列入当地重点迫害黑名单。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二日,王刚被义和庄派出所警察无故绑架到看守所。国保大队以莫须有的罪名,随意就将王刚枉判十年冤狱,劫持到保定监狱。在保定监狱,王刚被迫害得右大腿高位截肢,王刚回家后仅仅十八天,便含冤离世,年仅42岁。王刚离世的当天,二零零九年十月三十一日,一场五十年不遇的大雪铺天盖地席卷涿州,天地为之缟素,神灵为之不平……

◎刘宝智,男,去世时年龄70多岁,涿州市华北铝厂法轮功学员(原籍涿州市东城镇马踏营村)。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七日,涿州市国保大队和易县公安局联合出动企图对刘宝智进行绑架,刘宝智安然走脱,被迫流离失所6年。涿州国保大队和东城坊镇派出所经常去他家骚扰,邪恶找不到他,成群的恶警对他的儿子进行电击、殴打,儿子被打的动不了。每到“敏感日”,恶警就到他儿子家去骚扰。发布通缉令,贴到火车站等公共场所,说谁要举报了法轮功痴迷者某某某赏钱5000元。扣发退休金五万五千元。

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晚,涿州公安出动大量警力将刘宝智在涿州市太平庄村租住处绑架。抄走大量大法资料、电脑等,还有十万元以上的现金。刘宝智当天被放回,多年颠沛流离的生活,加上邪恶的威逼、恐吓,刘宝智回家不久便含冤离世。

◎陈玲梅,女,去世时年龄67岁,涿州市码头镇北西郭村法

轮功学员。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,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,陈玲梅曾被非法拘禁三次、洗脑班一次、劳教一年、判刑三年。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,陈玲梅等五名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,被义和庄乡政法委书记任炳辉等人关在会议室冻了七天。吊了三天三夜。接着他们又对她暴打,有用木板打的,任炳辉用书打,并用带针的刑具抽打她的背部,鲜血顺后背往下淌,任炳辉还往陈玲梅背上撒盐,并阴险地说:“给你上点药”,打得陈玲梅浑身青紫,没一块好地方,被打得昏死过去,用凉水泼醒后,让她坐在脏水池里。

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,曹召会和陈玲梅夫妇因在固安县集市讲真相,遭恶人举报,陈玲梅被非法判刑三年,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第十七监区。狱警指使刑事犯对陈玲梅进行毒打,体罚,因多年残酷迫害,生活已不能自理,在无法站立的情况下,被犯人强迫扶着墙罚站。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陈玲梅回到家中,已被迫害得双目失明,出狱后不久,便含冤离世。

◎吴金华,男,去世时年龄40多岁,涿州市松林店镇黄屯村法轮功学员。一九九九年得法,炼功前患有脑瘤,医院诊断为不治之症。炼功后身体康复。二零零零年六月在家炼功,村主任韩会森带领松林店镇邪恶之徒,到他家没有出示任何证件,强行抄走录音机、《转法轮》两本,强迫吴金华借现金五十元拿走,吴金华受惊吓,于七月份含冤离世。

◎梁秀,女,时年39岁,松林店镇黄屯村法轮功学员。梁秀于二零零零年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,被镇610绑架到镇政府残酷迫害,每天深夜3点睡觉,5点起床。晚上跑步,稍跑慢一点,恶人就用鞭子抽打,做笔录时,不说就用木棍、铁链子、胶皮管打,勒索现金五千元。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,被镇610和警察绑架到涿州拘留所十五天,后送南马洗脑班迫害三个月,勒索六千五百元。梁秀在精

神、肉体、经济种种迫害下,于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含冤离世。

二、被迫害精神失常的法轮功学员

◎杨云凤,女,30多岁,涿州市黄屯村法轮功学员。二零零零年十一月,杨云凤被涿州国保大队非法劳教两年,劫持到保定劳教所。在保定劳教所强制“转化”期间,长时间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致使她精神失常,指导员闫庆芬和恶警白洁等人仍灭绝人性的将她长期铐大板、电击、殴打。夜间经常听到大办公室里传出电击声、辱骂声和杨云凤的惨叫声,致使她病情更加严重,神情恍惚、目光呆滞。无法正常生活。

◎闫秀香,女,时年53岁,涿州市孙庄乡北横歧村法轮功学员。闫秀香曾被非法拘禁四次,洗脑班两次,劳教两次,骚扰多次。二零零二年一月被国保大队谢玉宝等人非法劳教两年,劫持到保定劳教所。遭体罚、不让睡觉等非人折磨。二零零四年腊月二十一日,再次被劫持到保定劳教所,非法劳教三年。多次被非法关押,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。在劳教所被迫害得精神失常,经常抱着被子往外跑,女儿多次找到劳教所要求放人,却遭拒绝。

◎邢俊花,女,时年48岁,涿州市法轮功学员。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二日,国保大队将邢俊花劫持到保定八里庄劳教所,非法劳教三年。在劳教所,恶警将她呈“大”字形铐在床上、施床迫害两次、二十天时间,不让睡觉、皮带抽、打耳光、恶人使劲拉床,手铐都卡进肉里,手肿的象馒头,两个手腕至今还有一道深深的疤痕。

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二日,邢俊花遭四年冤狱后,回到家中,去双塔派出所办户口,恶警逼迫她写保证书,不写就扣押她继续迫害。历经七年的残酷折磨,再不想回到那人间地狱,违心的写了保证书,惊恐之下导致她从此精神失常。经常躲在角落里喊:“我怕!我怕!”经常走失。